

鄞縣誌（光緒）

一四

鄧縣志卷六十六

寺觀上

城中佛寺

開明菴

縣治東南半里

採訪○案聞志作東北誤

開明坊唐大歷間移鄧縣

於此遂有此菴

聞志

國朝道光十年住尼真一建大悲閣五楹

採訪

永慶菴

縣治東南一里

採訪

泰和坊卽冲虛觀址

錢志

俗呼三元殿

周志

道光十九年僧三原因寺燬募貲重建咸豐九年重修十一年

毀於兵同治七年又建

採訪

戒珠菴

縣治東南一里

採訪

明儀部李櫚爲守節女入宗焚修之

聞志

里人盧文英妻亦以守節與李女同修淨業

錢志

國朝周容詩翦髮沈深井泉下寄夫子人間月不圓歸佛以代死
春靜燈無花膏油寒若水單草滅雙心影斂不踰趾煮糜冰滿

下系志

寺觀上

鐫摘蔬霜著指茅堂
似無人日暮孤磬起

辟羅菴

縣治東南二里

採訪

初名長松館

聞志

本李文學桐宅也其

子文景文昱死於兵二婦入道捨爲梵宇

錢志

道光十六年重修咸

豐十一年毀於兵同治七年重建

採訪

賜福菴

縣治東南二里舊名思修菴在泥橋菴後徙磚橋廟側

更今名

採訪

五臺開元寺

縣治東南二里

採訪

唐開元二十八年建以紀年名

會昌五年毀佛祠此寺例廢大中初刺史李敬方請復於朝乃即

國甯寺舊址建焉寺有不肯去觀音先是大中十三年日本國僧

惠諤詣五臺山敬禮至中臺精舍見觀音貌像端雅喜生顏色懇

求願迎歸其國寺眾從之諤即肩舁至此登舟像重不可舉率同

行盡力舁之乃克勝及過昌國梅岑山濤怒風飛舟人懼甚諤夜

夢一胡僧謂曰汝但安吾此山必令便風相送謂告眾以夢咸驚

異相與誅茆縛屋置其像而去因呼爲不肯去觀音後開元僧道

載復夢觀音欲歸此寺乃迎而奉之邦人祈禱輒應亦號瑞應觀

音宋太平興國中重飾舊殿目曰五臺觀音院以其來自五臺也

天王堂前有喬檜尤奇怪康憲錢億爲之賦詩有子院六曰經院

白蓮院法華院戒壇院三學院摩訶院嘉定十三年火廢爲民居

惟五臺戒壇重建

寶慶志

元至元二十六年復火尋建

延祐志

明洪武

十八年圯永樂十一年僧守約於舊址東結廬以存香火成化元

年重建佛殿山門

成化志

嘉靖三十八年燬

嘉靖志

國朝乾隆四十七年僧德觀於其地募建平屋五間

錢志

開元寺基

後爲明楊尙書府非今所建五臺寺處

四明志

宋陳瓘撰觀音記明州開元寺大悲院千手千眼觀世音像木
工孔仁謙所造也仁謙巧由夢授藝絕一時杭明二像皆出其

直隸

卷之二

手在武林者檀供之盛與天竺等開元之像寂無供事崇甯中
住持比正法中始集眾緣以黃金塗飾易故為新而比正法臣
繼主斯剎汲引同行修大悲懺願回通門以為佛事道場嚴淨
四眾隨喜觀相者生敬聞偈者起信遠遊之士未還家者明了
歸途必由此矣乃知但弄音文功不虛棄况了名句之味而不
不思議首楞嚴之境乎首楞嚴三昧之主觀世音圓通之最不
證此定流轉不止不入此門不入流相聞復翳除塵消覺淨淨極
成者也觀世音聞道之初因入不離文字世相常住相不自顯一
先達寂照含空非文可詮而不離文字世相常住相不自顯一
向多聞則阿難遭先梵之况一不離文字世相常住相不自顯一
無聞多聞其病一也病在平人非聞之咎聞於未聲之前思
修於既聞之後一處休復羣用皆息往古先覺斯門已成今人
圓明古猶今也未來學人當依是法從中證者豈惟觀音法臣
以律為師兼學台教而能諷習了義叩擊斯門蓋天台四教以
質多為宗南山三部以木叉為本木叉立而定慧自足智慮正
而止觀俱安旋倒聞之機息循聲之妄非涅槃一語智良臨終之
問迴平生兜率之習其所取者聞而已南山四句訶智良臨終之
淨土二教徧行於吳越十念尤盛於四明厭有者方詣化城眞
離者既達寶所深淺同說不出此門無量壽壽齊虛空常寂光
光融彼此權實異說究竟同歸方便多門其歸一也仁謙造化
勝像歲月久矣像之新故亦同一時聞聞其思修者當自得焉
大觀二年二月初八日記

東岱菴 縣治東南二里許採訪東嶽廟後有廟互有此菴康熙間

重新後殿并構側樓聞志嘉慶十四年重修採訪

延壽菴 縣治東南二里許舊名修志菴乾隆四十六年建嘉慶

十五年重修咸豐二年又修採訪

延慶寺 縣治東南二里許採訪周廣順三年建曰報恩院宋大中

祥符三年改名延慶寶慶志稱天下講宗五山之第二嘉祐間○案原文

作天聖間攷曾公亮入相在嘉祐六年則置寺田當在此時今改正丞相曾公亮置田闢舍建炎兵

燬圓辯復建又勑起信閣聞志紹興十四年賜教額嘉定十三年僧

以大悲像小欲修之剖其臙書云動此者水火爲災未幾寺火像

滅丞相史彌遠重建寶慶志扁曰南湖福地元至元二十六年火僧

善良重建延祐志泰定元年火元統元年作本無重建起信閣至正志明志

洪武四年圯十二年復建二十年建羅雲堂永樂六年重修淨土

殿塑湧巖等像十三年建方丈塑四天王像宣德三年建禪悅堂

四年建塔院於大雄殿東正統八年建鐘樓經閣景泰三年重建

大悲殿成化三年卜羅雲堂西南隙地建能仁堂成化志萬歷五年

重修寺及羅雲堂三十二年募修佛殿四十六年重修山門

國朝順治間羅雲堂山門俱圯康熙七年鐘樓圯十一年觀堂僧

照生重建二十三年正譚建僧室聞志嘉慶間大悲閣燬周志道光六

年後法堂燬十二年大殿傾圯十七年僧毓材重建後法堂禪堂

齋堂廚房漏室十九年重建大悲閣採訪二十三年鐘樓圯二十九

年重建大殿周志同治五年建育德堂於寺東偏採訪

宋石待問撰報恩院記若夫有生之生肇自無始之始因緣妄
想汨沒真如往來於地水火風合教於夢幻泡影愛河浩浩貫
三界以周流塵網恢恢彌大千而洪覆厥或漸修祇劫頓悟利
卹傑出此塗徑到彼岸變三十二具足相化千百億妙色身普
爲一切心廣爲一切法蔭慈雲於火宅盡遣炎涼揭慧日於昏
衢咸令夜曉者其惟大雄氏乎在昔周魯二莊之時我教已顯

爰逮漢晉兩明之後吾道彌尊莫不法法相傳心心相繼世無
 慚德代有能仁由是觀之則像教之興其來久矣梵宇之設庸
 可缺乎明州報恩院者卽沙門知禮座主捨舊謀新之所作也
 座主俗姓金氏世居鄞江七歲出家於州之興國寺泊進具從
 寶雲通法師受天台智者教是教也廣大悉被微妙甚深全兼
 六度之功盡得五時之味義無幽而不顯理無隱而不彰修之
 止而念念不差斯之謂慧解發矣然後苦提可證焉是以動而行之
 空空不滯斯之謂慧解發矣然後苦提可證焉是以動而行之
 應墮惡道者罪孽卽爲消滅守而勿失種種善根者功德不可
 思量座主二紀之餘一志於此探賾索隱窮理盡性可不謂勇
 猛精進者歟用能博極三乘周知四諦六塵不染五蘊皆空甫
 乃吹大法螺以警羣迷擊大鼓而祛眾惑故緇流蟻慕信主
 駿奔有若鱗宗龍而羽宗鳳也先是此院締構年深頽毀日甚
 思得能者從而興之眾議所歸得請爲幸粵以至道三禩乃與
 餘杭素所同志息心異聞乘召而至戮力而居一至道三禩乃與
 務經營供其乏困三之四之歲肇興法會要結植卮五之六之
 歲親製疏文訓釋精義加以靡晝靡夜或講或懺是以必葺之
 事未暇矢謀以日繫時方議改作適值丹邱壽昌肄業慈芻覺
 圓亦欲發心願言陳力座主乃口傳方畧指授規模談樹提伽
 以過去之因說伊蒲塞以未來之果卒使慳貪慮結良緣而
 盡欲居前喜捨勵精施淨財而惟恐在後一方響應千里悅隨
 玉帛珠金無脛而能至梗楠杞梓不召而自來公輸之削墨靡
 停匠石之運斤勿輟如是焉者三載工乃訖役觀其基宇宏邈
 土木環麗金碧交映口口增輝先師殿而後僧堂昭其序也右

寺觀上

四

卷二

卷二

藏教而左方丈便於事焉節稅並施楹枓咸刻梁蠅螭而雙互
瓦鴛鴦而並飛複道連費洪分蔽日長廊廣無窮篠來風游之
者誤在於化城住之者疑居於幻館輪奐之盛莫之與京而又
此邦異乎他郡列千峯於城上止在檐前走一水於鄆中纔流
檻外地居形勝天助幽奇門開而紫陌相連路僻而紅塵不到
庭除冉冉坐對閒雲亭榭時時臥聞幽鳥夫如是亦何必乘杯
訪道振錫遠方登涉於耆闍崛山揭厲於阿耨達水者哉待間
通守竹符亟親松栢會茲勝概告厥成功承列疏以見貽遂抽
毫而爲識非敢廣徵釋部沽取文聲第庶幾爲他日蓮
社張本焉耳時大中祥符二年歲在己酉四月初六日立
元韓性撰起信閣記元統改元之明年八月初吉四明延慶起
信閣成住山匡道大師我菴無公疏閣之所以名若其建造本
末馳書山陰俾記其事其言曰龍樹世之傳書盡馬鳴龍樹道也去
傳而爲馬鳴又再傳而爲龍樹世之傳書盡馬鳴龍樹道也去
龍樹數百年而南岳天台得其旨由天台十二傳而四明法智
繼其宗法智讀馬鳴起信之論有所悟入以之印衡台之說徵
書合志而圓頓之旨益明天下之言教者必以法智爲指南焉
延慶寺爲法智之道場故本其所傳改今名燬於建炎圓辯深
以名也延慶故報恩院宋大中祥符改今名燬於建炎圓辯深
公復建始爲起信之閣復燬於嘉定古雲粹公復建乃卽其處
爲起信堂而建大悲閣於其後再燬於至元己丑泰定甲子其
故址委於瓦礫者垂五十年而起信不爲重屋者蓋一百二十
年矣至順壬申本無以教府之命來住此山講授之餘不敢以
修營爲憚獨茲閣之建度工浩繁未知所出郡人王元明首爲

之倡委資程力不呼而應越三年閣成參政魯公大署其額曰
元統起信寶閣起信者因其舊名而元統者以識其成之年此
其建造之本末也初延慶有所營造清獻趙公忠肅陳公皆有
記述其後重修之有爲之記者今閣之成願敘其詳刻之貞石
以垂久而弗疑其惟已之所有者乎心信之爲義也夫有疑則
信信而有待於起發哉含生依妄迷失本真是以聖人顯示眞乘
還其心有義深廣非淺見者所能窺也大士繼作乃總法要在
直指心源翻疑成信根不退成究竟覺是知大乘正信不在
言詮而文字翻疑表所以起其信也妙音善字重譯而東其傳已
久諸師所表今我庵重建於廢壞數十年之餘棟宇高明丹青
炳煥見者聞者發正信心所以起其信不退成究竟覺是知大乘
不屬莊嚴而宮室嚴飾所以起其信不退成究竟覺是知大乘
必依處夫因處知人所以起其信不退成究竟覺是知大乘
之建佛祖壽命同一永久大乘法印同傳佛正印總修多羅成
能及哉既紀其事繼以銘曰我聞馬鳴佛正印總修多羅成
此起信所信紀伊何一眞心源義闡三大修列五門斯文東來閱
幾百歲卓哉四明傑然融會宴坐海隅教被四方衡台妙旨有
沃其光即其道場入佛性海永絕百非包含萬彙像種種現德
佛見在由正信廣如海甚深又如大海現影納琛我觀佛法無
種種備如海甚廣如海甚深又如大海現影納琛我觀佛法無
量無邊顯佛正
宗此閣歸然

釋曇暉撰重建記皇元以仁覆義載統一區宇而慈悲之化尤
所敦尚帝師之尊戒法之盛罔弗敬禮誠服以感召和氣由是
而年穀屢登物無疵癘厚生利用之實靡所短乏士慕進修樂
施子者推其緒餘以崇飾塔廟禪林苑徧天下壯麗環偉之
觀陋鄙前代且今制以惑矣殿之役可後乎宋至道間法智大
於義理而累其台佛隴之蹟具見石待問所闢報恩舊院為延慶寺以
禮公履其完美之蹟具見石待問所闢報恩舊院為延慶寺以
來戶雖一切興復而殿猶未暇及第寓佛像於法堂上以祝國
兵詩雖一變而復歲月遷謝基址蕪穢無知者流俗謾以為祖
釐已而固然因玩莫復恤至正壬午今住持智印法師以爲居
師之眾欲挽之歸主茲席投牒宣正院而適中其選或顧以爲
上竺則自若既領事戒其徒曰寺而無殿其何以致趨嚮子
蚤歲之游息於斯而有志於斯也汝向內貲幣程工庸匠惟廉
擇日善惠汝其偕正惟子雲妙琰以出內貲幣程工庸匠惟廉
謹和諒允濟曰行先於沼汝敏斷其爲子走吳會求柱材必得
枿檠無斬重價航海而歸惟汝敏斷其爲子走吳會求柱材必得
山中繩墨舉職斧斤奏功羣藝咸集畢試鍛棟榱桷以奉化鵬
仰而塗者俯而模制度罔愆於素是以望之則鬱然而雲雲就
爭出善巧而規模者丹靑而繪者素是以望之則鬱然而雲雲就
之則疑然而山立入於其中則廓然而容二儀位也藹然而和
六氣備也於戲其亦可謂至矣屋以楹計十有八以其楹之
而尺計之則百二十有三以爲其崇經始於丙戌之春落成於
深加深之十有五以爲其崇經始於丙戌之春落成於

夏其用人之力以工計則四萬而縮用財以緡計十有一萬五
 千一百而贏檀越則郡之史君嘉卿天台之趙君孟貫南陽之
 周君坤厚雪之沈君野先葉君森寺沙門如玉等其餘名氏之
 眾悉以列之碑陰為善類勸而概略去其所捐多寡之日者則
 尤以見其發心之宏受福之夥而於常住實相攝入云故常住
 之所捐併計其鹽米菽麥飲食之費視檀越當倍蓰而學眾之
 晨粲晝餐與他令節之膳羞訖未嘗少缺講肆蟄蟄如常時初
 有以久廢未易驟復諫師者師揖退諫者匿笑去至是而果成
 就則師之道其又可以淺近窺哉師名子思字賢叟號四函智
 印則又其受賜於上者生陳氏奉化望族人來觀來聘與宮殿俱
 論德斯盛泰然無為爰處殊勝十方天雲花綻珠瑩匪業力成
 特致尊敬宮殿伊何微妙殊勝十方天雲花綻珠瑩匪業力成
 繁爾修證覺雄受之默而常應普茲道場舊誕作廟廷乃瞻梵
 有赫厥靈猗歟智印惟權輿是承向圖厥舊誕作廟廷乃瞻梵
 相乃振興聲其華美天間日晶廟廷言言孔遠且敞阿注周
 宏面勢虛爽劫匪自今曰由昔曩垂三百年嚙終裸壤俄復厥
 初孰弗歡仰且今未嘗來且昔曩垂三百年嚙終裸壤俄復厥
 立非蕩而我廟廷如國安養帝昔未嘗往三世一時非
 明楊承鯤撰重修記天台之教幾息而法智大師以苦行起大
 中祥符間一時名臣總持就而諮詢至感動人主為賜號拓院
 舍而延慶之名始著於天下迄今為年者五百七十有七僧之
 為代者一伯二十有一而適故相文敏余公以祭酒子告歸首為疏
 持德高復圖新之而適故相文敏余公以祭酒子告歸首為疏
 倡其事無何公召入而觀上之子廷槐遂適成之越乙酉畢役壯

偉宏麗燭然新矣而高等復乞鯤爲之記夫有瑰奇之士踰
之才下磨尺籍之中而自致壤墟之外操辟草萊創堂奧使千
而天下信其說而不疑抑何恢恢有餘力哉雖其術有大小
古之精與自非絕異之資不能何恢恢有餘力哉雖其術有大小
有精與自非絕異之資不能何恢恢有餘力哉雖其術有大小
之黃老刑名及今佛氏最著東家而下之說於世或壽與否古
奧衍其指浩渺而無端其書極博不可載紀精其說者謂足
以出六指調三光無淺見寡聞能通其趣也微辭馳說一使
天下靡然趨之而秘米又積以尋常耳又積之而方維圖則必
恢之表積怪之事出焉而猥以尋常耳又積之而方維圖則必
也芝菜並茁也麟鳳梟獍並生也而後乃知天地之故忠倂
之明也河海之潤耶岳之崇也况乎佛之爲儒者與之精微幾
者培第有善有不善耳嘗竊怪夫今之佛之爲儒者與之精微
訾之然莫不事之而又莫不悖之彼其高視闊步侈焉而談
千古之蹟窮百家之說又何莫不悖之彼其高視闊步侈焉而
爲佛之刑名爲當春而思木落盛夏而悲顧且其詣爲儒爲墨
心溢而之於佛當春而思木落盛夏而悲顧且其詣爲儒爲墨
死生利害之念膠於中而委質於佛而不敢後矻矻乎不勝
圖出以世卑者冀來生可謂至矣而覆其行不敢後矻矻乎不
而進以謙相扼以詐相傾內競銛利外表枯寂以退爲進以
爲與進如息陰退如墜谷所交則天地四方眇眇以退爲進以
其肉臨勢不避湯火財之所交則天地四方眇眇以退爲進以

海而操菩提行者也何謂儒哉無論儒即法智師學佛者也其
勤至於四十九年脇不沾席而教觀之義竟以舉則真無愧其
類者今之為儒而無愧於吾夫子之道者誰而又何譏譏辭而
闢人為也故楊墨黃老刑名堯商莊列孫吳佛斯皆分造化殊
尤之氣而粉為未有以發天地之藏易塗民耳目其用皆有裨
於儒惟陽竊夫儒之名而陰逃而之乎佛顯之乎佛而又私悖
其戒也者斯儒與佛之所不赦也佛
何傷於世哉由此觀之寺雖新可也
宋吳潛登佛閣詩高閣都將萬象收悲闌眺望興何悠張郎遁
世誰家谷孫子成仙何處洲風雨喜無臨九日江山幸有答三
秋年豐市井多歡笑老子婆娑亦可不仙峯近嶂似環連擁
翠排青到面前可聖可賢桑落酒不寒不煖菊花天吐吞湖海
酬金兕批判煙雲揮玉蟾此客
座中應不欠逢場何惜一燈然
明薛服耘夜坐詩几淨僧燒燭空牀客解衣披心各不倦快意
竟忘歸夜雨冷僧舍秋蟲慘竹屏十年寥落久已與世情違
洪常宿方丈詩何處堪尋物外交羅雲丈室絕紛淆老僧掃榻
應相候童子開門不待敲花外雨醒龍出鉢松間雲暖鶴歸巢
滿懷清思渾無寐
臥看流螢度竹梢

觀堂

縣治東南二里許延慶寺西

採訪

宋元豐中比邛介然修淨

土之法募緣結屋六十餘間中建寶閣環為十六室

寶慶志○案原文載延慶

寺下今以陳確記及聞志攷之介然所建名淨

土院即今之觀堂蓋以天台觀行為宗故名

存嘉定十三年燬寶慶三年復建○案原文寶元至元十一年又

廢○案黃潛記云荐厄於至元己丑攷己丑乃至元之二十六年

廢此云十一年誤且世祖至元十一年即宋度宗咸淳十年其時

慶元尚未奉元貞元年重構泰定元年又燬至順三年復建明嘉

靖十八年重修四十五年又修崇禎七年燬重建九年建彌陀殿

國朝順治間建大悲殿聞志乾隆四十八年修造殿宇裝佛像嘉慶

五年增建禪堂十一年建水陸堂十六年建齋堂庫房客堂十八

年重修方丈廚房道光三十年改方丈為藏經閣并建內客堂三

楹上客堂樓房七楹寮房九楹咸豐十一年毀於兵同治五年募

資重修七年鑄鐘裝塑佛像採訪

宋陳確撰淨土院記明州延慶寺住持比正世有講席以大台

觀行為宗旨自法智大師知禮行學俱高聽徒心嚮繼其後者又

皆得人今百有餘年矣閒有苦行精修之士來依道場元豐中

比正介然修西方淨土之法坐而不臥以三年為期期滿謂其

同行比正慧觀仲章宗悅曰我等各據一室成此勝緣後之來
者加眾而室不增多今延慶西隅尚有隙地若得錢二千餘萬
構屋六十餘間中建寶閣立丈六彌陀之身夾以觀音勢至環
爲十有六室各兩間外列三聖之像內爲禪觀之所殿臨池
水水生蓮華不離塵染之中豁開世外之境念慮俱寂了無異
緣我以堅決定之心以顯安樂之土所以順佛慈而報國恩者豈
獨我四人而已哉所欲如是其可成乎慧觀等答曰以無作任
運之心作有爲利益之事四明多檀信何患乎不成自是日營
月積更七寒暑凡介然之所欲爲無一不如其志者初介然燃
手二指誓必成此元符三年三月落成之日設千佛之供復燃
三指以增淨誓既成所難成又捨所難捨而原其用心無私已
之意於是見者聞者莫不隨喜淨習之士踊躍欣慶而十有六
室常無虛位期滿者去發志者來依勝境而獲善利者不知其
幾何人也夫淨土之教古佛所說誠心之士諦受不疑如來之
教九品以至誠爲上上智者之造十論破疑心之具縛縛解情
亡識散智現則彌陀淨境何假他求若臨明鏡自見面像得者
不由於識受昧者何可以情曉超識習而不惑度情塵而獨造
者其惟誠乎故曰誠者成也成自無二攝流散而等所歸會十方而
月普現諸水影像非一月體無二燈光體交參東西莫辨然而方
總於一亦如十鏡環遠中燃一燈不自西體交參東西莫辨然而方
有定位非無西境名隨相立西不自西體交參東西莫辨然而方
可以在纏執方之見而測度如來無礙之境乎慈恩有言曰凡
夫業重處處生貪若不定指一方何以勝劣則以徧勸往生爲最
方扶教專護相宗然論安養知足之勝劣則以徧勸往生爲最